

杉林區月眉合興庄黃氏宗祠

文／圖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生 王梅素

一般談到高雄的客家，「美濃」通常會是多數人共同認定的客家庄。同樣具有濃濃客家文化的杉林區，雖然多被歸為與美濃同屬一個地帶，卻常常是人們到甲仙、六龜度假的過境。就歷史的發展而言，楠仔仙¹（今杉林）也是高雄客家所忽略的客家邊陲，諸多客家文化尚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本文就是要介紹杉林客家黃氏家族的宅第，這是一座近百年且具有濃濃客家傳統建築風格的建築物，傳承著黃氏歷代世祖們華路藍縷的艱辛。



1 「楠仔仙」早期杉林區的舊地名。日治初期日本官方將「楠梓仙」寫成「楠仔仙」，後又將「楠仔仙」改為「楠梓仙」。雖然由官方更改為典雅的地名，但當地居民們依舊習慣使用舊稱，可見舊地名對居民們生活有著共通的情感在。

壹、杉林月眉「黃氏宗祠」

位於杉林月眉合興庄的黃家宗祠，堂號為「積慶堂」是為體現客家「積善重德」的觀念。我們從水井旁石柱上刻有「大正四年」來推測，該建築至今已近百年的歷史。在建築的設計上，黃家宗祠是「兩進多護龍」形式五間起的四合院，燕尾式的翹尾脊，以顯官家及第。除了傳統的木作建料，已能使用水泥及洗石子是為較早期有能力使用該建材施作的人家。東面有月光山為屏居高臨下「乘風則散、界水則止」的風水觀，坐東朝西倚山（月光山）面水（楠梓仙溪，現稱旗山溪），山環水抱的天然山觀局勢，分為前後兩進左右各有護龍，視野寬闊的禾埕前掘半圓形池塘有如腹部，第二進左右兩側各有一口水井則像足一對眼睛，再加上四合院落的型式，整體觀之有如一隻螃蟹，故有「螃



圖2 黃家宗祠第一落祖堂（王梅素 攝）（左上圖）

圖3 石砌的化臺（王梅素 攝）（左下圖）

圖4 水泥柱上的年刻（王梅素 攝）（右圖）

蟹穴」稱之；另於池塘的東方與禾埕間，建有福德祠（伯公）來守護，中軸線祠堂的北方設有門樓供出入之用，該門樓為三開面，入口兩側各有腳踩圓球的石獅子，模樣古樸可愛，門楣上有書卷與扇子的裝點，烘托出一股遺世獨立不凡的氣質，也是六堆客家保留最完整的典雅型門樓。黃家宗祠並無精良的彩繪與雕刻，從正身大廳的燕尾屋脊看出宅第的簡樸莊重，南北各兩道「護龍」，客家稱「橫屋」。依尊卑長幼的倫理秩序，來安排夥房居住秩序的倫理觀，離祖堂中心越近輩分秩序是越高。部份橫屋尚有宗親居住其中，有的屋頂因損壞修復，但尚未有文資保存觀念將其改為一般鐵皮屋頂，未能保有整體風格，實為可惜。其屋後有石頭堆砌而成的「化臺」靠山。現今該宗祠由各房宗親輪流管理。

貳、宗支派別 遷徙開基

黃氏源流世系歷經數千年之久，世遠年湮已無法確切證實，但在歷代所留下族譜認定下，為「峭公」裔孫，尤以「庭政公」為一百世之源流世系。黃宅廳下門楣上的匾額「江夏堂」其廳對：「江迴錦浪波千頃、夏繞薰風扇一枝。」右聯文詞意味著黃氏宗族遷徙流離的艱辛；左聯則告示子孫敬祖睦宗不忘本的思源。伙房建物的裝飾物，不論是「門對」、「廳對」、「棟對」、「燈對」及祖堂內部之「祖牌」等，由外而內所呈現的空間符號皆是該宗支派別祖訓及遷移印記。不論老伙房或屬該派下宗親，分家後再另建的伙房，其廳下的對聯，只要是同宗派下廳對，皆須和同宗祠一同。

客家人是歷史流離他鄉的族群，先祖特別重視族譜、家譜的修纂，希望透過這個途徑來釐清自己的傳承，尚且遠慮久後子孫繁盛分枝派別不清，或異姓為適應生活環境而改姓依附等。所以，黃氏世系之二的九十世祖峭公，授傳家詩以資後世認宗之舉，明本以承先啓後為訓。

峭公遺囑：

凡諸裔孫能念此詩者即升堂，詩以對者亦是歇公後裔，不可簡慢待之。

駿馬登程出異方， 任從隨地立綱常。

年深外境猶吾境， 日久他鄉即故鄉。

朝夕莫忘親命語，晨昏須薦祖宗香。

願言天地垂庇佑，三七男兒總熾昌。

也因如此，不論在宗祠或各房的伙房廳下正面牆上皆會看到廳對為「朝夕莫忘親命語，晨昏須薦祖宗香。」每日提醒黃氏派下世孫睦宗族不忘祖訓，對宗族意識的凝聚有相當大的關聯。

參、黃氏移墾 美濃杉林

談到黃氏移墾杉林，首先得說到臺灣南部的客家人。目前有關清代鳳山縣地區客家族群遷移的說法，多數學者人認為是從濫濫庄（今萬丹鄉四維村）開啓。劉還月《臺灣客家族群史（移墾篇）》提到，清代，客家先民大量移入濫濫庄，致使呈飽和後，為求生存發展，客家人只好再往四境拓展。而杉林屬於拓散四境的北路，也就是六堆中的右堆邊陲。

杉林的開發需從開發美濃說起。朱一貴事件後，美濃被劃為番界外，成為漢人移墾禁區。在十八世紀中葉之前，該地區原係內優六社生番的生活領域，之後原居臺南玉井盆地的大武壠熟番往東向內遷徙至此稱為「四社番」。乾隆元年（1736）林豐山、林桂山兄弟藉著協助處理吳福生事件有功，率武洛庄民進入美濃開墾。也因開庄後從原鄉來的人眾多。黃氏十五世祖其席公先行攜眷遷臺，而後蕉嶺寨背黃氏十六至十八世宗親也從原鄉遷臺。黃氏宗族陸續相繼而來，依抵臺時間的不同，登陸靠岸的地點及分布移居地也不一樣。在高樹和美濃墾拓安定下，客家勢力不斷向四周發展。乾隆年間，右堆已有二十七個庄頭。客家人的腳步遍及高樹、美濃之外，依據《美濃鎮誌》記載，乾隆3年（1738）劉玉衡等拓建竹頭角、九芎林庄後，因該地勢高旱，雙溪及羌仔寮溪水位低緩，不足以引水灌溉，所以在第二年（1739）張、鍾、黃等姓人氏紛紛越過瀾濃山，北上至臨楠梓仙溪的河床平原上開墾，來到杉林和平埔族人搶地盤，不久後占據了楠梓仙溪（今旗山溪）東南岸的月眉、湖底，並越過隘丁寮開闢了新庄。

在「鍾姓祠堂重建碑誌」中（如圖5）也刻載著「吾族祖籍廣東梅縣白渡堡南山戶十八世祖子盛公於乾隆三年渡臺入墾杉林筆路藍縷披荊斬棘撫育十子歷盡艱辛苦澀不言



圖5 鍾姓祠堂碑誌

資料來源：引自鍾敏鈺，〈杉林鄉聚落之發展〉，（高雄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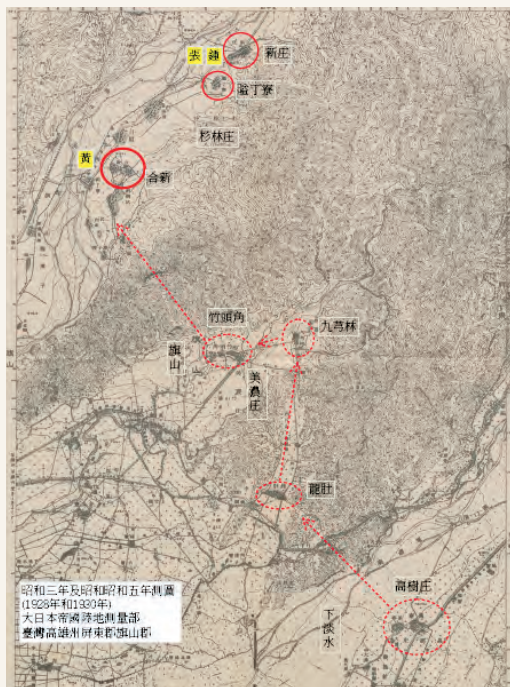


圖6 黃氏先祖至杉林「合新」移墾路線示意圖

底圖：大日本帝國昭和三年及五年屏東郡旗山郡測量原圖。移墾路線是王梅素於2011年12月20日加註。

而諭樂相公以降派下春福富福二公下啟夢仲乾文諸公擇居現祖祠吉地開堂一脈綿延成蔭祖德地靈人傑迄今歷八世二百餘年……」鍾氏先祖於乾隆3年渡臺入墾杉林華路藍縷的艱辛。黃氏先祖雖無留下同鍾氏宗祠的碑文考證，本其溯源難考證據難求，但從史料、族譜記載及黃氏長輩們的口述比對下來推斷，黃氏十五世祖其席公也同為該期間從原鄉到了武洛庄又到竹頭背，又再輾轉來到杉林（楠仔仙）落腳合興庄。（如圖6示意）

肆、歷代先祖 教化傳承

客家融合大自然與建築體間的群聚共生關係，歷代祖先教育傳承功不可沒。

從黃家門樓樓楣上的泥作扇子及書卷，這並非妝點美化而已，實有教化之隱喻。宗祠第二進神堂內的棟對，左棟對刻寫著「香公遺把扇還期我輩枕邊搖」字樣，比照

族譜後得知，香公指的就是大家耳熟能詳廿四孝裡的黃香，東漢江夏安陸人爲尚書令。9歲年雖幼，事父亦至孝夏月爲父扇枕蓆，冬則以身溫被，鄉人皆稱爲孝子；且公博通經典精道術，京師頌曰：「天下無雙，江夏黃香」；東漢和帝御賜「江夏黃童，忠孝兩全，天下無雙。」之額，列入廿四孝，名傳千古。右棟則刻著「石祖有卷書只許吾儕橋上授」，石祖所指的即是《史記·春申君列傳第十八》中有記載，石公傳至戰國周赧王時的五十世歇公爲戰國四公子之一稱春申君，請封於江東，食客三千，因吳墟築爲黃堂，時稱「黃五經」。故黃家的扇子「夏繞薰風扇一枝」所指的皆是黃香的孝道。故歷代先祖教化後世的智慧，融入建築空間提醒著世孫們，承襲「孝友遺風」延續「五經世第」。

杉林區月眉合興庄的黃家，現約有九十九戶宗親，是區內大家族之一。黃氏子孫後輩能承先啓後，家族中人才輩出，就如黃錫勳爲前鄉長黃朝華之祖父，爲庄內有名之中醫師、漢文老師，德高望重，曾任月眉區長，並帶動下成立今日月眉的樂善堂，定期的繞境活動，將廟宇與村民的互動，緊密地連接在一起。黃福瑩先生爲黃朝華先生父親，日治時期曾任杉林庄協議員、保正、三陽物產株式會社取締役，臺灣戰後擔任首屆鄉民代表會主席、杉林鄉農會理事長。黃福瑩、黃朝華父子分別當選杉林鄉第一、二、三及六、七屆鄉長；另一宗親黃清亮當選第十一、十二屆鄉長。縣議員前後有黃騰華、黃福欽，校長有杉林國中首任校長黃進華，國小校長則有黃清官、黃明仁及黃明信。除此之外，教授、副教授、國小主任、老師及各公家單位服務者不在少數。黃家能有如此出類拔萃，究其原因終



圖7 書卷「五經世第」代表石祖（王梅素 攝）



圖8 「孝友遺風」扇子代表香公（王梅素 攝）

為派下世代對子女教育非常注重，且在客家老輩的觀念裡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沒有人脈的人若想要出人頭地，不做他想，僅有一個管道就是「努力讀書」。這是求得功名的不二法門。

雖然閩南建築中也看得到廳對、柱對，相較客家建築，顯得有不及之處。客家人透過伙房、宗祠內外建築空間，門窗、牆壁、柱樑處處所見的匾額、聯對之文字意涵與建築藝術的結合，以及前人傑出的成就表現下，一個家族的「家風、家訓」雋印在宅第的門牆楹柱之上，有形及無形的隱含教化功能，也蘊含了屋主對後代世孫的期望，的確實實在在的影響了黃氏宗親們，世孫後輩能承先啓後，不辱祖先、光耀門楣，可言是謂教育後輩的活教材，同時也代表著開基先祖「處世哲學」永世的承襲傳訟。

伍、祠堂、祖塔

在空間關係，祠堂為「陽」的家神駐所（如圖9），祖塔為「陰」的祖靈所在（如圖10），其性質的差異對聚落空間配置與社會活動的影響甚大。後代子孫惟有視此處為宗族的祖居地、發祥地或根據地，祭祖儀式週而復始、循環不已，世代延續，並可從中看出派下子孫分布範圍之大。祠堂、祖塔則是該派下子孫生命最後的終點站，祠堂、祖塔也就成為超越地域與時間的宗族精神象徵物。

「祠堂」除了每日輪有該年管理者早晚奉茶、上香，就猶如伙房廳下正面牆上看到的「朝夕莫忘親命語，晨昏須薦祖宗香。」每日提醒黃氏派下子孫祈求祖先的保佑與垂鑒，其實就是要求無形的祖先賜福，與監督後代子孫要積極的「光耀門楣」消極的「不辱祖先」。尤其是過年祭祖，宗親無論遠近，均會回來共同體現對祖先的崇敬與世系香火的延續。每年元宵過後至清明時節，是客家人至祖塔「掛紙」祭祖，也是飲水思源不忘祖的表現。

二十一世顯祖「木連公」的祖塔，俗稱「風水」（如圖12），位址於黃家宗祠北方自家建地內，建於民國38年，至今已逾一甲子有餘。為阿生公再傳炳期、永冉、炳金、炳銀、炳華五子為二十二世，今已傳至二十五世該派下子孫等來祭拜。

該風水以水泥洗石子為主建材，墓園型式之講究，可觀之當時的經濟能力。墓碑旁



圖9 報導人廿三世黃老先生家的廳下（王梅素 攝）（左上）
圖10 為黃氏廿一世祖塔墓碑（王梅素 攝）（右上）
圖11 宗祠神龕上的公婆牌刻記著歷代先祖名諱（王梅素 攝）（左下）
圖12 守護祖塔的石獅、雕龍石柱及石桌（王梅素 攝）（右下）

對聯刻有「祖謨榮後裔」、「父烈勝先賢」字樣；其另兩柱則有飛龍盤柱、墓碑頂上有雙獅戲球石雕栩栩如生；碑旁上方有兩隻彩繪鳳凰及牡丹花色澤依舊；伸手穩坐，兩旁各有伯公守護，墓埕前有太極石獅鎮墓，並有石桌、石椅，坐擁山城視野廣闊，極佳風水庇蔭子孫。墓園只在掛紙時，才會除草整理，平時也只能無奈的任其荒蕪，與宗祠每日早晚奉茶、上香的對照下是兩極的寫造。

陸、承先啟後，共生再造

客家人重視傳統，他們將宗族之淵源以及前人遷徙的概況，慎重的寫進祠堂的楹聯，以昭示後代，而這些楹聯，不僅成為現今研究客家的重要資料，更重要的是，它在無形之中，流露出客家人的尋根意識及移民文化。祠堂內所呈現的楹聯，教化訓示意味皆相當濃厚，同時記錄了祖先的光榮史蹟、恭謙禮讓的文化特質，頌功德、昭世代、明親疏、昭示後裔喚起尊祖敬宗之情。客家「伙房」的是凝聚同宗親人精神所在；「祠堂」、「祖塔」則是該派下子孫生命最後的歸依。看似靜靜不語的建築空間，訴說著家族的奮鬥史及原鄉香火的傳承，與流寓落腳的痕跡；而從族譜內的記載可看出，先民對派下子孫各房分支、世代交替傳承的執著。在經由時代變遷的空間建物和族譜比對下，窺探昔日活絡的伙房，雖已老舊損壞，透過「宗祠」共祖的祭祀儀式，凝聚同宗族人的向心力，其建物仍存續其功能及意義，是派下世孫們精神的寄託、生命最終的歸依所在。

下次來到客家庄，別忘了有杉林月眉這一處，兼具人文氣息且富寓教的黃氏宗祠，值得您停車佇足、攜幼帶老，全家一起來共學客家凝聚團結、承先啟後的「硬頸」精神。



圖13 二十二世黃永冉（大正十年出生）及家族成員（李宜禧 攝）